

中華福音神學院神學碩士科報告

指導老師：周功和博士

中國教會三化的實踐者——  
趙天恩牧師的生平與神學思想

學生：李靖波牧師

主後二〇〇四年五月初稿

(二〇〇五年五月修訂版)

## 中國教會三化的實踐者—趙天恩牧師的生平與神學思想

### 大 綱

一、 趙天恩牧師生平介紹.....	p.2
二、 三化異象之形成.....	p.6
三、 推動中文神學教育之運動的思考與參與.....	p.14
四、 重要神學思想簡介.....	p.19
五、 主要著作及其他影響.....	p.23
六、 趙牧師最後遺志.....	p.27
七、 結論.....	p.29
八、 參考書目.....	p.30
九、 附圖(三化異象的落實).....	p.31

## 一、 趙天恩牧師生平介紹：

趙天恩博士，1938年8月22日出生於中華民國遼寧省。(在營口聖經學院出生)<sup>1</sup>

### 1. 家世背景：

父親趙中輝牧師係「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的三位創辦人之一。<sup>2</sup>

曾祖父趙誠原是一位農夫，因欠賭債，無法償還，去找宣教師幫忙而信主，曾祖母原不識字，因女宣教士帶領信主。

趙中輝牧師出生的那一年(1916年)，祖父因納妾而家道中落。(他有五個哥哥)，而祖母熱心信主，初信三個月就讀完馬太福音，趙中輝牧師八歲就常隨母親參加禮拜，並且會背公禱文、十誡、八福、及許多聖經金句。

日後趙中輝牧師在日本時，每天舉行家庭禮拜，這深深的影響趙天恩牧師，從小就有很好的屬靈教育。<sup>3</sup>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滿州事變)後，日本人占領東三省，趙家及神學院師生都得在日本人的淫威下生存，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變後，日本人更是完全沒收了神學院之財產。<sup>4</sup>

一九三五年趙中輝牧師因王明道弟兄在東北基督徒培靈會上之証道，而得救信主，次年入東北聖經書院(聖經神道院)開始讀神學(此校的首位院長是華北神學院的韓鳳岡牧師。)<sup>5</sup>而趙天恩牧師自小在神學院出生長大，所以對屬靈的事是十分敏銳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中國抗戰勝利，東三省終於可以歸還中華民國，但是不久就被蘇聯的軍人接收，緊接著國民黨來了，共產黨不久也來到中國東北，整個局勢，十分混亂，趙中輝牧師見此光景於是帶著師母(化妝為工人)及帶著六個孩子逃命<sup>6</sup>，在驚險萬分的過程中，全家逃出東北，以後輾轉逃到香港，再轉日本，在上帝奇妙之帶領下(一位不認識的美國信徒奈邁爾先生為他們家奉獻船票五千元)<sup>7</sup>，全家(一家十口人)到達美國。

這個危難的經驗，使得趙天恩牧師學會凡事倚靠上帝，並且在辦理簽證時，據理力爭，使他學會「以理走天下」。從兒時的經驗中，他稍體會出共產黨對全家的威脅，使他有心去多多的了解共產黨及共產主義。

<sup>1</sup> 參趙中輝著，《神恩浩大—我和我一家的見證》(台北：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1983.2 出版)，第 107 頁，其他兩位是包義森牧師及魏司道牧師。

<sup>2</sup> 趙中輝著，《神恩浩大》，第 22-23 頁

<sup>3</sup> 趙天恩著，〈趙天恩感言〉《神恩浩大》，第 323 頁

<sup>4</sup> 趙中輝著，《神恩浩大》，第 44 頁

<sup>5</sup> 趙中輝著，《神恩浩大》，第 34-37 頁

<sup>6</sup> 趙中輝著，《神恩浩大》，第 61-64 頁。

<sup>7</sup> 趙中輝著，《神恩浩大》，第 165-168,175 頁

## 2..得救與蒙召：

趙天恩牧師於一九五〇年到達日本，時年十二歲。(哥哥得恩十四歲)，他父親趙中輝牧師有機會讀日本關西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全家在艱苦中一起讀書，也其樂融融。

據趙天恩牧師自己的見証<sup>8</sup>：

「在我成長的過程中，在思想及事奉操練的過程中，我爸給我的影響也是相當大。…在日本時，我爸常要我幫他翻譯讀者來函，那時《信仰與生活》在一九五三年前還可寄至(中國)大陸各地，他所收到的這些明信片，裡面敘述了許許多多中國教會教牧同工們的各樣需要，這些需要那時進入我的耳中，直到今天我對中國教會，特別是教牧同工的需要有很大的負擔，我也感謝主，現在我有機會繼續為他們服務、事奉，滿足他們的需要事奉主，特別是藉著空中神學，還可以繼續的向他們提供幫助。

我十三歲信主之後，十四歲就奉獻自己為主傳道，我記得我奉獻之後，告訴我爸爸，我爸很高興，就寫了一些字，我擺在案頭，常常研讀。他用聖經的話鼓勵我，叫我衷(忠)心事奉主，遠離罪惡，好好讀書，這些的鼓勵一直到現在仍縈繞在我的耳際。在我學習的過程中，從中學、大學，以至研究院，我爸都一向鼓勵我，這種鼓勵無形中給我很大的內心力量和安慰。

感謝主，沒有像一些基督徒因為奉獻傳道而遭到父母的逼迫，我不但沒有遭到逼迫，反而受到父母的鼓勵，這是在事奉的準備過程中，受到的最大幫助，因為我爸的神學立場、信仰的立場，以及對聖工的看法，深深的影響我今日的事奉的態度。

我爸對信仰是絕對忠心的，對神的工作也相當忠心，對那些好出風頭而不做真正聖工的人，他一向輕視，這對我有很大的影響，使我對真理從小就愛護。對正義更心有戚戚焉，以為真理而戰當作是自己的任務，這一切都是從我爸身上所學習、所看到的榜樣。」

從這段的敘述中，可以看見趙中輝牧師對趙天恩牧師的影響，如同保羅待提摩太如真兒子。(參提前一章二節)

而趙天恩牧師之蒙召、事奉，是承繼自父親的深厚信仰及獻身，毫無保留，卻也是自自然然，理所當然的。(參羅十二章一節)

---

<sup>8</sup>趙天恩著，〈趙天恩感言，一九八二年七月十日為父母之金婚而作〉《神恩浩大》，第 322-324 頁這裡的十三歲信主，十四歲獻身傳道，與其他後來的資料不同。在陳一萍、王瑞珍整理編輯，〈我們的文化使命—與趙天恩牧師一席談〉《華神院訊》(第七版)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1986·2·5)中，趙牧師說自己是十五歲蒙召事主。筆者之淺見，可能他入境隨俗，因為台灣人算年齡是出生時就算一歲，所以有虛歲及實歲之差別。

### 3.教育背景：

一九四九年，趙天恩牧師在香港長洲讀過官立學校。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趙家全家搬至日本，趙天恩牧師先至神戶的中文學校同文中學，以後因為趙天恩牧師在校時，每個同學皆要談宗教，趙天恩牧師就在課堂上侃侃而談，講述基督教的重要歷史與道理，而遭到老師及同學的排斥。<sup>9</sup> 趙中輝牧師不忍長期孩子受排擠，就把孩子送到聖公會所設立的英文學校(St. Michael School)<sup>10</sup>。開始時趙天恩牧師，因未讀過英文學校，適應上有困難，加上遠離同文學校的好友，有一陣子，十分沮喪，後來漸漸適應，學習效果，就加倍的好，也奠定了赴美就學的基礎。

一九五八年八月，趙中輝師母帶領全家從神戶搭船赴美國。

同年，趙天恩入日內瓦大學(Geneva College, Beaver Falls, PA，屬「約老會」的大學)，於一九六二年與趙得恩(大哥)同時畢業。<sup>11</sup> 在大學期間他潛心研究希臘文及拉丁文，期望成爲世界頂級的神學家。

一九六二年，趙天恩牧師入威敏斯德神學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這也是趙中輝牧師的母校)，一九六六年取得道學碩士學位。並開始修神學碩士。<sup>12</sup>

由於他感到有心更多研究中國文化，就申請了一獎學金，在賓大研究東方哲學，但因為台港兩地神學院服事的繁忙，直到一九八六年才得到賓州大學的「中國的歷史與思想研究」哲學博士學位(Ph.D.,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一九九二年獲日內瓦大學頒發榮譽法學博士(LL. D., Geneva College)。<sup>13</sup>

### 4.主要事奉：

趙天恩牧師於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五日加入紐澤西州的「West-Essex」浸信會(屬瑞典浸信會)，並於當日受浸，並在同月廿九日被按立爲牧師。<sup>14</sup>

趙天恩牧師是「中國福音會」創辦人，是一位致力於中國福音化與文化基督化的基督徒學者，是當今研究大陸宗教政策及教會發展的先驅。他所創辦的「中國教會研究中心」(1978年創辦，原設在「中國神學院研究院」內，一九八〇年獨立出來)已成爲國際間對大陸教會現況認識之權威。

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六年期間，「中國教會研究中心」透過北美 CNEC 與眾教會聯絡，後促成在 1994 年美國成立之「China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簡稱 CMI 是

<sup>9</sup> 趙中輝著，《神恩浩大》，第 137 頁

<sup>10</sup> 趙中輝著，《神恩浩大》，第 138 頁

<sup>11</sup> 趙中輝著，《神恩浩大》，第 182 頁

<sup>12</sup> 他的神學碩士(1966-1967)，因爲去港台等地事奉，而未修畢。

這其中(一九六四年)曾來台灣台北關渡基督書院任教一年，在這裡認識他的一位學生(鄭簡卿)，第二年，他們就結婚了。

<sup>13</sup> 趙中輝著，《神恩浩大》，第 183 頁

<sup>14</sup> 趙中輝著，《神恩浩大》，第 188 頁

爲『中國福音會』名稱之來源。

原在香港之「中國教會研究中心」，後改成「中國福音會香港分會」。

一九八六年七月，在台灣成立了「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一九八七年年初在靈糧堂七樓，擴大成立「中國福音會」辦事處。先後出版《中國與教會》（1978-94）、《中國與福音》月訊，定期報導大陸教會最新的動態及研究。

一九九六年香港國際總部及研究圖書館遷到台北，即北投現址(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 49 號 3 樓)。(註：現台灣的「中國福音會」爲國際總部)<sup>15</sup>

另外，趙天恩牧師曾參與「中華福音神學院」(1970-71，擔任教務主任)及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1965-80)之創辦工作，也任職教務主任。

一九八七年更在香港創辦「中國宣道神學院」，並擔任院長。另也曾任台北市北投區「道生神學院復校」之首任院長。(1988年，陳鐳牧師爲副院長)

一九八九年受邀擔任台北關渡「基督書院院長」三年。(1989.9-1992.6)

並任美國福樂神學院、惠頓大學研究所及加拿大維真神學院客座教授，主講「當代中國教會發展史」(1949-1997)。

趙天恩牧師離世時(二〇〇四年一月十二日在美國加州因淋巴癌病逝)，仍爲中國福音會創辦人及總會會長、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註：接棒人爲李錦綸博士，二〇〇四年八月由總幹事接任會長。)

---

<sup>15</sup> 其他分會包括香港分會、加拿大分會、美國分會、英國分會、韓國分會、菲律賓分會、澳洲分會等。

## 二、 三化異象的形成：

趙天恩牧師的三化：「中國福音化」、「教會國度化」及「文化基督化」是他創辦「中國福音會」之理念，也是他卅年如一日的經歷，以下我們要來談談他這個異象形成的背景因素：<sup>16</sup>

### 1. 中國福音化：

因為中國有 95% 的人仍未信耶穌，包括在台灣的二千三百萬同胞、海外的五千萬中國人，更是包括在中國大陸境內的十三億的同胞。這就是「中國福音化」的異象。

### 2. 教會國度化：

趙天恩牧師認為：

「在教會歷史中常看到教會、機構、宗派，常常很容易發展『自我本位主義』，而忽略神在救贖計畫中的長遠主流。因此他盼望中國教會能看見耶穌基督在宇宙中的救贖計畫，並且參與其中。

只有在耶穌基督的救贖計畫中，我們才能找到自己的定位，才有事奉的能力，也才不會因人的軟弱而造成跌倒、失敗。

國度化的精神就是以上帝的整體救贖工作，為我們事奉的大環境與總路線，這就是教會國度化的異象。」<sup>17</sup>

### 3. 文化基督化：

趙天恩牧師說：

「我們個人對主的信心，也當落實在我們所處的人間社會的每個層面。在中國的『非基督教運動』（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七年）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直到今天。直到現在台灣的教育界仍然認為『信仰不可進入教育界，不可在信仰上辦教育。』這股『非基督化思想』對基督教造成的捆綁，比外在的逼迫更加厲害。

文化基督化的目的，就是以基督教的信仰改造中國文化，並在文化界、思想界、教育界、政治界、社會界，提供基督信仰的貢獻，並領導之。」<sup>18</sup>

以下是以趙天恩牧師自述三化異象之形成之過程：<sup>19</sup>

### 1. 第一個呼召：傳道

趙天恩牧師十四歲信主，十五歲(一九五三年，當時住在日本神戶)就將自己奉獻，他知道生命中最有意義及最有價值的事就是傳福音。從「生命投資」的角度來說是一種工作的選擇，但他深感這是主的揀選，當神的呼召臨到，他不得不跪下禱告：

<sup>16</sup> 趙天恩著，〈三化異象的發展〉《扶我前行》，(台北：中國與福音出版部，1993.12 初版)，第 8 頁。

<sup>17</sup> 趙天恩著，〈三化異象的發展〉《扶我前行》，第 9 頁。

<sup>18</sup> 趙天恩著，〈三化異象的發展〉《扶我前行》，第 9 頁。

<sup>19</sup> 趙天恩著，〈三化異象的發展〉《扶我前行》，第 10-18 頁〔原載《中國與教會》，83 期(1991.5-6)，第 13-19 頁。〕

「主阿！我將一生交給你使用，求你教導我、引導我前面的道路。阿們！」

20

這個 30 秒的禱告支配了他的一生，使他被神抓住，這奉獻也指導他讀大學、神學等，在大學他主修希臘文、哲學及聖經(1958-1962)。之後他再入衛敏斯德神學院，這一連串因傳道呼召而有的學習與行動。

## 2. 第二個呼召：回遠東向中國人傳福音

在神學院二年級時，神清楚呼召他到遠東向中國人傳福音。

基於對真理的熱愛、愛國主義的薰陶，加上在神學院時常去美西岸海灘佈道有領人歸主的熱誠，使他有決心回到遠東向中國人傳福音。

於是在一九六四年，他透過父親朋友的介紹來到「台灣省台北縣淡水關渡基督書院」任教一年。(這時已離開遠東十五年，對台灣及中國已十分的陌生了。)

在基督書院主要教「希臘文、拉丁文和保羅生平」。

他在學生中間，不僅教書，還被邀請參與講道的事奉，更參加了學生會之一的「山地工作會」。有時要背行李走了八天，每天走五至八小時，去山地部落傳道，看見這些原住民同胞的渴慕，他心中感到十分安慰。

在這兩年中，他發現台灣有些教會有「新神學派」之影響力，而福音派中又有「反神學」之潮流，另加上當時台灣有許多赴美讀高科技的大專畢生，反而很少的大專畢業生去讀神學，獻身在福音工作上。而當時的傳道人多僅是高中畢業(有的連初中程度都沒有)，不能滿足教會的需要。於是他就看見，台灣需要有研究所程度的傳道人，需要更多的大專畢業生呼召成爲傳道人。

小結：在此同時(一九六五年暑假)，台灣宣教士聯誼會在日月潭舉行，會中泰勒博士呼籲台灣教會應建立一間研究院水準的神學院。(這是「中華福音神學院」的籌備的起點)<sup>21</sup>

由此可見，趙牧師的感動，也是中國及西國同工一致的感動，「中國福音化」的異象，也是普世基督徒所一致關切的。

## 3. 第三個呼召：中國神學教育

在台灣事奉一年後他又回到美國(1965年)，他一面讀神學，一面自我反省，又訂了許多台灣教會之報刊(雜誌)加以研究。慢慢的第一個異象就形成了：**既藉著神學教育使教會更新，又可通過神學教育推動向中國大陸福音的使命。**

神感動他，可以呼召大專畢業生來接受「神學教育」，進而使他們向中國人

<sup>20</sup> 據筆者的了解，這當是他在閱讀許多大陸傳道人苦難的見證時，他自己向神的一個禱告。

<sup>21</sup> 參《華神院訊》(第 卷，第 期)，

傳福音。

這個異象，透過禱告，使他在美國費城發起了「中國神學生聯誼會」，由師母作飯，每月大家來聚餐一次，討論遠東中國教會的需要。

另外，他們又成立「**中國基督徒基督教研究團契**」，和幾位學科學及神學的研究生討論：「**如何使中國人思想聖經化？**」<sup>22</sup>

這是他在台灣的發現，原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85-90%的是中國人文思想（價值觀），而只有約 10%是聖經思想。包含傳道人也有很多的價值觀，都尚未基督化，所以他們就開始推動「思想基督化」。

經過大家一再討論的結果是：

「在中國人中發展思想基督化，最好的方法就是建立(基督教)大學，透過教授，在大學界推動思想基督化；大學畢業生進入社會，影響社會，使中國社會、文化基督化。」

但是當中國教會缺少成熟的基督徒思想家、教育家，又如何建立強有力的基督教大學呢？於是，他們就看見必須把「**神學教育**」建立起來，訓練神學思想人才，才能真正發展**基督化大學教育**。

最後這一群人決定：「**神學教育應該先開始。**」於是他們就號召同學去讀神學研究所，並決定成立「中國神學研究院」(簡稱「中神」)。香港「中神」就是從這個異象和動力而來的；注重神學教育來自「**中國基督徒基督教研究團契**」的結論。

在推動神學教育的過程中，趙牧師常思考：

「如何在中國思想(包括馬列主義)的大環境之內，發展合乎聖經的神學？如何在中國教會跟社會環境中建立有效的神學教育？」

在思考中他發現：

「我唸神學時，好像只用一隻眼睛看世界，甚麼都是神學，都從上帝那兒往下看，人間平面的角度我看得不大清楚——特別是在海外長大的我。所以，我就去費城的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東方研究所研究中國的歷史文化。歷史研究幫助我看事務從人的平面看，也從歷史角度看歷代思想、人文制度等的發展。

後來我發現：**神學角度再加上歷史角度，看事情就更具體了。**因為我們若只是從神學角度看就看不出歷史中的相對性；但如果純從歷史而沒有神學角度看，又未能從神的救贖角度看出歷史的意義。所以，我鼓勵歷史學者讀神學，又鼓勵讀神學的人去學點歷史。」

<sup>22</sup> 當時，韓偉博士(1928-1984)，後來作過中原理工學院院長及陽明醫學院院長的。他於 1956-1960 在賓大讀博士學位，另在 1965-1970 在賓州大學教書，他們也曾一同參與這個異象。(韓博士 1970 年，返台任中原理工學院院長)

在他研究一九二〇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及其對中國教會之影響(本色化的回應時)，更看見兩者兼具的重要性。

小結：從以上的說明可以發現趙牧師對「中國文化基督化」所花下的努力及功夫。筆者曾讀過一篇《從中國歷史看福音與文化的關係》<sup>23</sup>一文中，他提到

「在本色化的過程中，中國教會領袖試圖把基督教的信仰與中國文化溶合為一，以達到本色化。這種溶合的企圖分別以五個基本的模式進行：

- (1)採用外在中國表達方式。
- (2)把基督教注入中國文化(某一形式的基督化)。
- (3)把基督教當作種子，種在中國文化的土壤中(或中國化)。
- (4)尋找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在倫理道德上的共同點。
- (5)把基督教、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現存的最佳成份溶合在一起(溶合主義)。

他多年的研究與觀察，指出

「影響中國人對福音之接受的因素，政治性的多於文化性的。政府對傳福音者的態度，通常可以決定人民對福音接受的程度。…傳福音者對中國文化主流——特別是政府所提倡的——採取友善態度，這會提高福音的接受性。…

以人為中心的文化往往會敵對福音，這是不難明白的。福音來自父上帝，福音是主耶穌救贖的大功，福音也是藉著聖靈的力量通過信主的人所傳出去的。…福音與人文主義在本質上是牴觸的。…如何做？

若是可能，最好為基督教在當地取得合法地位，使福音傳播合法化。在合法條件下儘量展開福音工作，既以傳福音為主要工作，使更多人歸主，建立教會，以達到成當地福音化的作用。當教會發展達到某種成熟地位時，基督徒知識份子應該發展改造文化的文化使命，使文化基督化。」<sup>24</sup>

這是趙牧師推動神學教育之重要因素。

#### 4. 第四個呼召：研究中國及大陸教會

如何解釋中國的經歷？應否向中國大陸傳福音？當西方神學家討論這些問題，從神學角度看，會因神學立場不同，結論和行動也不同。所以趙牧師發現，參與福音工作，不單單是具體的實地工作，而且在理論層面上，也要去作，甚至去爭戰，進行神學思想的護衛，差傳思想的鬥爭。例如：一九七二年九月在比利時召開的 Louvain 會議中，有不少人認為：「毛澤東之成就是上帝救贖計畫的具體化成就。」若真是這樣，那何必派宣教士去中國呢？乾脆讓毛澤東救贖中國算了，像這類的思想，他認為必須在神學理

<sup>23</sup> 見趙天恩著，〈從中國歷史看福音與文化的關係〉《扶我前行》，第 173 頁。

<sup>24</sup> 同上，第 174-176 頁。

論上否定他們的論點。

一九七七年，趙牧師夫婦回到香港加入「中國神學研究院」，從事神學教育的工作，負責教務事工。一九七八年並在「中神」成立「中國教會研究中心」。

趙牧師之創辦「中國教會研究中心」之動機：<sup>25</sup>

「因為中國大陸正在逐漸的開放中，世界各地都期待了解中國大陸的實情，想知道他們是否有機會參與(內地的)福音工作。如果不了解大陸的情況，我們又怎能向中國人傳福音呢？所以，我們就進行研究，了解『中共宗教政策』與『三自教會的復出』以及『家庭教會如何在壓力下仍然興旺？』也了解我們在甚麼層面上，可以與大陸的信徒建立主內關係，並參與傳福音？」

小結：趙牧師的事奉策略是「研究→培訓→差派→研究…」三者不斷的互動，從研究中可以對未來作分析，可以預測新的變化前景及變化的方向，用歷史的眼光可以看見中國發展的趨勢，再以評估，通常可以預測五至十年後之發展。

從研究到培訓，再差派宣教士直接傳福音，這就是「中國福音化」的落實。

## 5. 第五個呼召：大陸福音工作

在「中神」內的「中國教會研究中心」發展的很快，很多人透過他們想了解或請他們協助作大陸福音工作。

中國教會研究中心出版了《中國與教會》(雙月刊)(1978 創刊)、《莫忘神州》月刊(中英文版，1979 創刊)、後來英文獨立為 *China Prayer Letter*。後來又出版英文版 *China the Church Today* 月刊(1979-1986) 又出版 *China News and Church Report* 及《中國新聞精選》週刊等。

這時「中神」有些同工對趙牧師參與大陸福音工作有意見。他們認為研究中心只是為支持神學院的教學而設的，不是一個參與大陸宣道而設的機構，但趙牧師堅決不同意這種看法。神學教育是為教會宣道而設，而大陸逐漸開放是神的大作為，中心應當幫助教會了解大陸事工，支持大陸福音事工。所以，他認為宣道與研究並不會有衝突。

當時，面臨一個抉擇：

「留在『中神』呢？還是堅持異象呢？」

經過一段時間的禱告，趙牧師清楚知道他必須堅持異象。神呼召他，是向中國人傳福音。如果只從事神學研究、教學，而不向中國傳福音，那是不可能的。而且起初他辦神學教育就是為了教會的需要，不是為神學而神學。於是就讓「中國教會研究中心」脫離「中神」，使它成為一個研究與

<sup>25</sup> 趙天恩著，〈三化異象的發展〉《扶我前行》，第 14 頁。

宣道行動結合的獨立組織。

那時「研究中心」有十二位同工，除了房租由「中神」補助三年外，其餘沒有任何的支持，完全是憑信心倚靠主度日，直到今日。可見趙牧師之信心及考驗。

在許多的考驗中，其中一項是「政治考驗」。一九八一年，大陸「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代表到香港訪問。由於《中國與教會》已出版二年多了，也分析、評論過「三自會」。而「三自會」到香港就在口頭上及文字上對「研究中心」施加壓力，說他們的《莫忘神州》、禱告會、雜誌不愛國，有渲染作用…等語。過去他們沒有這種經歷，被中共三自會嚇了一跳，於是把《莫忘神州》、禱告會暫停了。

結果用了半年時間迫切的禱告，求主引導他們前面的道路。禱告半年之後，神給趙牧師肯定的應許：「辦下去！神會保守。」於是「中心」就繼續工作，直到如今。

小結：趙牧師堅持「教會國度化」，當遇著了「中國福音會」必須離開「中神」而獨立時，趙牧師心中雖有不捨，但是神給他「國度的胸襟」，而願意犧牲自己的前途，使神的國度擴展，這是十分另人欽佩的。

## 6. 第六個呼召：為中國福音化開展神學教育

接下來，趙牧師就發展「空中神學」（一九八三年開始），通過環球廣播公司每日兩次卅分鐘的神學廣播，他也經常進去大陸參與國內福音事工，然後是一九八三年、八四年中英政府談判香港九七問題，許多福音機構、教會傳道人離港赴美、加地區。

一九八四年五月研究中心的廿九位同工，到長洲島開工作退修會。會中他們討論「研究中心今後的福音工作當如何發展下去？怎麼作？」在分析大陸的局勢、宗教政策、香港局勢、研究中心的使命等之後，思想應有的策略及計畫……，再加上迫切的禱告。

研討和禱告之後，「中心」全體得到一共同的看見：一九九七之後，甚至未到九七，大陸就會為福音開放大門。中國將成為有始以來最大的福音禾場，需要成千上萬的福音工人進到裡面去傳福音。

中心同工的看見：

「既然如此，我們就該有甚麼行動呢？

**那就是辦神學院、訓練人才參與大陸福音工作。」**

當他們既有這樣的看見，就在心中產生呼召感，並決定用三年的時間準備在香港建立一所「中國宣道神學院」。後來趙牧師與余隽瑞牧師一起分享之異象，並邀請他參與建立宣道神學院的工作。他要求趙牧師給他兩週的時間禱告，因為他起初(1972年)在加拿大的進修時也是願為中國奉獻的。感謝神，兩週後，他答應來，當時就加入籌備工作。一九八四年趙牧師與

余牧師有看見、並決定派四位資深同工出國深造(為神學教育預備人才)；多方預備後，一九八七年「中宣」(中國宣道神學院)就在香港成立了。在異象與呼召後，就必須產生信心的行動。(如約書亞領百姓進迦南地前要過約但河一樣，信心的腳踩下去，河水必會分開。)

「上帝是信實的，只要你的異象來自祂，祂必會與你同工，也必供應金錢；任何困難，到時候祂必會給你開門、開路。」

為了推動、分享這異象，神給趙牧師許多機會，在地區性、學術性、國際性的會議中當作講員，報告中國大陸教會近況，傳遞異象。神領趙牧師到過日本、南韓、菲律賓、印尼、新加坡、英、法、德、荷蘭、意大利、瑞士、加拿大、美國、澳洲、紐西蘭、瑞典、挪威、丹麥、芬蘭、南非等地，當然也包括台灣。

小結：趙牧師一路走來憑著信心開啓了「大陸福音之大門」，使「中國福音化」的腳步，更邁前一步，也使其他關心「中國同胞得救」的各教會機構團體，也一同有機會參與「大陸培訓」之工作。

## 7. 第七個呼召：文化基督化

趙牧師到台灣來也是神奇妙的安排。

一九八二年台灣校園福音團契舉辦「第二屆青宣大會」(在中國文化大學舉行)及一九八五年的「第三屆青宣大會」(在中原大學舉行)。大會請趙牧師主持「大陸問題研討小組」，但是在分組時，他發現同學所提的問題多半都是「基督教信仰與中國文化」的問題。

一九八六年，「中華福音神學院」請趙牧師講一個月的「中國教會史」的密集課程(筆者當時也在校旁聽此課程)，同時也談本色化問題、信仰與文化等問題。

在這時期，「華神」同學們也常討論並考慮基督教信仰與台灣社會文化的問題，透過校園內的研討與陳輝明傳道對中國福音化及文化基督化的獻身與領導，台灣的一些同工就在一九八六年春季成立了「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在橄欖基金會協助下，免費使用台北靈糧堂七樓的一間小辦公室。同年，第三屆「華人福音會議」在中原大學舉行，神給趙牧師有機會在大會堂中講「中國福音化的異象」，將這異象透過華福大會向全世界華人傳遞。一九八七年年初，橄欖基金會再免費借一間四十多坪的辦公室，於是在靈糧堂七樓正式成立「中國福音會」辦事處，並在靈糧堂舉辦「第一屆神學講座」(唐崇榮牧師與趙天恩牧師主講)、「當代教會植堂及拓展經驗研會」、「福音與探親」(1987年10月)等研討會。

當時他們的看見就是：「香港宜作大陸福音工作，台灣宜發展文化基督化的事工。相信將來台灣基督徒對大陸的貢獻，也可能是在文化重建及神學教

育方面。」

本節總結：到這時候，「三化異象」已經逐漸形成。福音化的工作在香港成熟了，已開始向大陸傳福音，神學教育透過「中宣」在香港進行，「文化基督化」在台灣逐漸成熟（透過各種學術研討會、出版及各類的文化講座，持續推動進行）。

### 三、 推動中文神學教育運動的思考與參與：

趙天恩牧師先後參與了至少四間華人神學院之創辦，可以說是「華人神學教育研究院程度」的領航者。

#### 1. 對中國神學教育本色化之呼籲：

一九六四年，在他睽違亞洲十五年後，他重新回到遠東，在「基督書院」任教。在教導學生的同時，他也接觸到學生們所屬的教會，更有機會到各教會証道。他仔細的觀察及具有學者的敏銳，他發現「台灣需要研究所程度」的神學院，在那個年代，國語教會中，老宣教士已陸續回國，傳道人中多是軍中退伍的老兵，在聖經學院中讀了幾年書，就開始事奉，牧養自一九五〇年來台的「外省族群(難民)」，有的勉強有初中程度，有的甚至小學的程度都沒有，要牧養「高中以上的知識份子」，的確是很不容易。<sup>26</sup>加上台灣的經濟發展、教育普及、城市人口增多等種種因素，牧者提高教育水準是勢必要行的。

在趙天恩牧師的一九七二年一月發表的〈西國差會與中國神學教育—台灣的個案研究〉的一文中，他發現：

「回顧過去二十年，我們知道神學院與聖經學院的遞增，早期是福音派宣教差會的努力，後來，則是個別宣教士或中國傳道人的工作。很多時候，這些學校之開辦或停辦，常只就當時之需要而定，既缺乏長遠的計畫，差會方面與實際參予工作的宣教士又沒有好的合作。從事神學教育的人把程度定得低，從中國信徒的角度來看，姑勿論差會和宣教士的熱心如何，對於年輕教會的神學工作，可就一點也不認真。歷史可以作証，過去他們發展神學工作，為的不是台灣教會的益處，只是為他們自己著想。

反之，當地的華人反而在通力合作和週詳計畫上，有較好的表現，結果，他們自然更得人器重了。過去的事實，叫人不得不懷疑，繼續讓西方宣教士參與華人神學工作不是適當的。」<sup>27</sup>

另外他指出差會神學院對「年輕教會」的影響：<sup>28</sup>

- 「1. 差會開辦的神學院的立場，那就是訓練當地人作『助手』，作宣揚和建立宗派性質的教會。
2. 具宗派色彩的訓練，也嚴重地挫折了中國教會的本土意識，因為宣教士保守他們差會的地盤，個別教會要展就不能越雷池半步，且必須在差會特色的架構內，…這種發展也不過是西方差會的一種模式教會，對中國人的本色教會就會受到抑制。

<sup>26</sup> 參趙天恩著，楊牧谷譯，〈西國差會與中國神學教育—台灣的個案研究〉《中文神學教育研討會報告書》，(香港：証道出版社，1973.3)，第 58-73 頁

<sup>27</sup> 見前註，第 62 頁。

<sup>28</sup> 同前註，第 65-67 頁

3. 在中國辦神學教育工作的宣教士，凡是以西方神學教育的模式作規範，因而大大的阻礙了具有創意的中國神學領袖人才的發展。
4. 差會式神學教育的影響，乃是把西方神學界的分裂，原封不動的搬到中國來。無異把歐洲和美洲的神學戰場延伸到台灣來了，這也算是『神學的帝國主義』吧！
5. 西方的宗派神學教育，不大會花功夫認真的研究中國的社會和文化，除非我們擺脫西方神學教育教條式的枷鎖，不然，我們何時才能為『自己的同胞』做些『我們的事情』？」

基於對西教士只是擴張自己差會的勢力，而並非真正的為基督的名建立教會，趙天恩牧師主張「**神學教育應是本地教會的責任**」的理念，他主張宣教士在中國神學教育應扮演之角色：「

1. **作改革工作的宣教士**：解散以宗派色彩為主體的神學院，幫助中國教會去建立中國本色化的教會。如果差會不願意這樣作，那麼個別宣教士應該與中國同工共同擔任此責任。（假若一位從事神學教育的宣教士，既不能超級宗派的限制，又不能認同為中國教會的一份子，那麼他實在是放棄了作中國神學教育的資格了。）一個宣教士若不向差會主義死，就不能儕身中國神學教育的行列。
2. **作恩賜出口的宣教士**：有作神學教育恩賜的宣教士應由中國教會決定聘起來擔任『神學教師』而非由差會決定派誰作就是誰作。如此可避免差會用經濟的力量來控制中國的神學教育。另外本地教會邀請宣教士參與神學教育，也可避免本地教會在本色化的過程中，民族意識過於高漲，使教會受了極大的戕害。
3. **作中保的宣教士**：在神學教育中，宣教士大可作中西教育家之中保或橋樑，這是最能表現在基督裡的合一了。透過他們，東西方神學院，就能建立交通網，對亞洲區內的交換制度，尤其重要。

**小結：**今天是差會全面檢討的時候，在這轉變的過程中，神學教育是處於最特殊的地位上，假設差會仍然執迷在十九世紀的殖民主義的模式下，只會建立自己宗派的教會，那麼，不消多久，就會遭到本地教會的拒絕或丟棄，而這現象也是日見明顯的。」<sup>29</sup> 他這種的超越宗派之思想，也是「教會國度化」的具體思想。

## 2. 參與亞洲研究所級之神學教育之籌備：

一九六四年在台灣教書一年之後，趙牧師再回到北美費城，繼續在威敏斯德神學院未完之課程，他常邀請當時在美國讀書的神學生及其他的大學生或研究生來家中吃飯及查經。包括陳濟民牧師、高集樂牧師、馬鴻昌博士等。在當時，費城有兩間

<sup>29</sup> 參趙天恩著，楊牧谷譯，〈西國差會與中國神學教育—台灣的個案研究〉《中文神學教育研討會報告書》，第 71-73 頁。

華人教會及一間查經班。時韓偉博士，在賓州大學教書，有心為留學生舉辦一查經班，趙天恩牧師是主要同工之一，帶領許多人信主。

在那查經班的弟兄，有幾位預備回到亞洲事奉或工作。趙牧師就提說在台灣的经验，「認為華人教會需要更多大學畢業生投入全時間事奉，也需要有一間神學院訓練這些人」；趙牧師認為回亞洲後，大家一起事奉比各人分散在各地不同地方更有果效，於是「中國神學研究院」的異象就產生了。<sup>30</sup>

#### A. 參與「華神的」的設立：

趙天恩牧師是「中國神學研究院籌備委員會」的召集人。但是沒想到一九七〇年「中華福音神學院」(華神)成立，當時主要的籌備委員是吳勇長老及戴紹曾院長，華神當時師資缺乏，就邀請「中神」教授團支援，當時的「董事會」就派陳濟民老師及趙天恩老師來台灣支援，陳濟民任輔導主任，趙天恩任教務主任。當年有廿六位報考，只錄取了六位正式生(包括黃子嘉牧師及陳鐳牧師等)，兩位試讀生。一年後，趙牧師再回美國賓大唸博士學位。(這一年，趙牧師協助華神建立教務架構，工作非常繁重，就把身體弄壞了，回美後無法專心讀書及工作，幾乎過了一、二年才恢復過來)<sup>31</sup>

#### B. 香港「中神」的首屆教務主任：

一九七五年中神在香港成立，趙天恩牧師去擔任教務主任。

「中神」異象包括：

- (1) 由中國基督徒負責神學教育；
- (2) 提高聖經和神學研究的水準，所以強調要修希伯來文、希臘文。
- (3) 使基督教信仰和中國文化能結合。
- (4) 創校時就成立「委身小組」。這是源於修會的觀念，亦是在趙牧師參與「中神」建立的初期所推動的精神。

一九八〇年趙牧師離開「中神」，另成立獨立之「中國教會研究中心」。

#### C. 「中國宣道神學院」的設立：

因為愈來愈清楚中國大陸的福音禾場的需要。自一九八六年起，趙牧師開始了「中國宣道神學院」異象的傳遞與神學院的推介工作，但奉獻一直很少。一些國外的支持者看不到九七後的福音工作可能性。但一九八七年的七月神預備了沙田附近的「九肚山」開始了建校工作。為了訓練可向中國人傳福音為首要任務，訓練可開荒植堂，有傳福音負擔與恩賜的佈道人才。同時給予思想、神學的訓練，使其具有嚴謹的神學思想，加上火熱的福音心志，在靈命、知識與實踐上得之平衡，才能面對明日中

<sup>30</sup> 參陳濟民著，〈他深信教會和福音事工不能缺少神學〉《趙天恩牧師紀念文集》(台北：中國福音會出版，2004.2)，第43-44頁。

<sup>31</sup> 參陳一萍、王瑞珍採訪整理編輯，〈我們的文化使命—與趙天恩牧師一席談〉《趙天恩牧師紀念文集》，第98頁。為了神學教育事奉，他的博士學位讀得斷斷續續，直到一九八六年才完成。

國福音工場的挑戰，並進而影響未來中國之文化、政治、教育。<sup>32</sup>該院之課程是趙牧師之神學教育理想，他認為完整的傳道人訓練包括：

「(1)靈命訓練。(2)思想與語文訓練。(3)神學訓練。(4)佈道實踐的訓練，為期五年。」

這所神學院所訓練的工人，多參與中國大陸的宣教事工，有很好的果效。

#### D.台灣「道生神學院」的復校：

一九八七年五月，陳鐳牧師從富樂(Fuller)神學院畢業，就接到趙天恩牧師的一通電話，請他來協助道生的復校。陳鐳牧師與妻子禱告了廿四小時，就答應來協助道生神學院之復校，一九八八年九月復校，趙牧師任院長，陳牧師任副院長，兩人有很好的配搭，特別在培訓向中國內地傳道的工作有很大的貢獻。<sup>33</sup>(註：一九九五年起道生神學院脫離中國福音會，自行獨立運作。

#### E.預備在「基督書院」內成立「神學院」：<sup>34</sup>

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二年，趙牧師受邀擔任「基督書院」院長，他有心使「基督書院」成爲一所通識的「基督教大學」，並且在大學內成立「神學院」(1991-1992年間)及「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等。無奈改革的腳步太快，內部之共識又不足，使得這個計畫未照理想實現，趙牧師就在一九九二年六月辭去院長職務。

### 3.籌備東南亞「中文神學教育研討會」：

一九七二年元月十日，他籌辦了中國教會史上第一次的「中文神學教育研討會」(地點：香港馬禮遜館)，會中宣讀廿二篇論文及報告。<sup>35</sup>

趙天恩牧師負責大會總結報告：

「此次研討會是純中文神學教育的會議，並且是用國語(Mandarin)召開的，參加的人都是中國人，這也是中文神學教育史上的創舉。…」

趙牧師引用前金陵神學院院長誠靜怡博士之分析，中文神學教育可以分爲五個階段：「

- (1) 神學教育預備的時代：(1807-1842)以馬禮遜先生訓練梁發和創辦「英華書院」爲例。
- (2) 神學教育萌芽的時代：(1842-1866)此時期西國宣教士在家中主持傳道人訓練班。
- (3) 神學教育發展的時代：(1866-1900)天津條約設立後，傳教士可自由進入內地

<sup>32</sup> 趙天恩著，〈從異象到課堂〉《扶我前行》，第 81-83 頁。

<sup>33</sup> 原是由李幫助(女)牧師(上海江灣中華女子神學院畢)創院，她有感動邀趙牧師一起同工。

<sup>34</sup> 趙天恩著，〈扶我前行〉，第 117-124 頁

<sup>35</sup> 大多數的參與人，皆是由趙天恩牧師負責安排邀請來參加的。當時台灣代表是吳勇長老及韓偉醫生及邵遵瀾牧師。參鮑會園致詞，〈開會禮—神學教育研討會宗旨〉《中文神學教育研討會報告書》，第 197-199 頁。

傳道，那時已有一百卅六個差會，各差會在各地開始設立自己的神學院，第一個神學院是在廈門鼓浪嶼設立的。此時期的神學院有三種普遍趨勢：A.神學院忽視申請人一般的教育水準。 B.神學教育與一般教育有時合併在一起。 C.神學課程內容完全採取歐美的方式，與中國社會環境的需要脫節。

- (4) 神學教育聯合的時代：(1900-1934)各差會都感到神學院間有重複及浪費的情形，於是各地皆出現「協和神學院」了。( Union Bible School)(按：由於一九二〇的非基運動，造成教會內有新派與舊派之爭，也使中國教會出現分裂為兩大派，神學教育也是如此)
- (5) 神學教育變遷的時代：(1935-1950)中日戰爭爆發，使神學教育受嚴重打擊，有的停辦，有的往內遷到華西各地。使牧者訓練出現嚴重斷層。很難恢復卅年代的程度。」

趙牧師補充了第六點：

- (6)根據誠氏的分析：我們可以說：

中文神學教育海外延伸的時代：(1950-1972)

這時代的特徵：A.各差會在國內所辦的神學院延伸至香港和台灣。B.東南亞各地教會按環境的需要設立自己的神學院。C.神學院量多而質少，多有重複，少有合作，可以說是退到一九〇〇年時代的光景。」<sup>36</sup>

這次大會的工作，促成了成立「中文神學教育促進會」，趙牧師之熱心參與，使他對日後的中國高等神學教育有一定的貢獻。

<sup>36</sup> 趙天恩著，〈大會結論—第一次中文神學教育研討會的回顧與前瞻〉《中文神學教育研討會報告書》，第 281-287 頁。

#### 四、重要神學思想簡介：

由於父親趙中輝牧師的影響，加上本人又從威斯敏德神學院畢業，因此趙天恩牧師是一位以「加爾文(改革宗)神學」為他的主要神學思想：<sup>37</sup>

1. **神的主權**：神是創造者，也是維護者，神引導萬物直到所命定的結局。(任何人任何事不能攔阻神自己要達成的目標。)例：在趙牧師所推動的每一工作，包括中國大陸福音工作及研究院級神學教育等，都是在神奇妙的帶領下所完成的。
2. **預定**：神的預定在廣義方面指神已命定所有的事都要發生(弗一：11)，狹義方面指對個人的預定。(神已預定某些人可以蒙揀選得救，同時也有人對神置之不理，按著他們的惡行而被定罪。)因為人的墮落，所以揀選與預定都是必須的。人死在罪惡過犯之中，自己不能自救，如果不是神施行救恩，罪人根本無法得救。例：趙牧師深信全世界的人都需要被福音拯救，而中國的十三億同胞的得救更是主自己關心的，神也會興起更多人關心中國同胞的得救。
3. **全然敗壞(Total Depravity)**：指人對自己得救的問題完全不能作什麼(人自己沒有行善的力量)，只有神採取主動，人才能夠得救。(參創六：5；耶十七：9；羅三：10-18)例：趙牧師指出共產黨的毛澤東，並不能因為他的偉大而能自救，他也不過是人。
4. **無條件的揀選(Unconditional Election)**：
 

(A)這是神自己所發動的。(B)因著人的敗壞，揀選是必須的，而非人有何能力。(C)揀選是「在基督裡」：信徒與基督聯合。(羅八：29；弗一：4, 5, 11) (D)揀選包括被選者得著救恩，及為他們得救作準備。(神預定、呼召、稱他們為義及叫一些人得榮耀。參羅八：29-30) (E)揀選都是個別的、個人的、單獨的。(個人得救的必須性) (F)神揀選人的目的是叫神得榮耀。(弗一：6, 12)

例：趙牧師對個人重生得救及蒙召事奉，皆深感是神無條件的揀選及父母親的鼓勵。
5. **有限的贖罪(Limited Atonement)**：這也稱個別的贖罪：「神贖罪的目的，是拯救被揀選的人；到最後，只有一切被揀選的人才可得救。」例：趙牧師自己清楚得救在十四歲，並不因為他的父母親是牧師師母。
6. **不可抗拒的恩典(Irresistable Grace)**：神施行恩典使人得救，這就是不可抗拒的恩典。神施行恩典，人有此意願來到神面前(心思意念改變)，完全的順服耶穌基督的救恩，又生出順服，這完全是神超自然的作為，聖靈在人裡面動工，要改變人的本性，使他能相信。(約六：37, 44)
7. **聖徒蒙保守(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sup>37</sup> 加爾文(John Calvin, 1509-1564)瑞士宗教改革家。1536年寫《基督教要義》(初版)，1559年增至八十章，另寫過聖經中的四十九卷之註釋書。

本資料取材至殷保羅(Paul P. Enns)著，姚錦燊譯，〈加爾文神學〉《慕迪神學手冊》(香港：福音証主協會，2003.3 五版)，第463頁

加爾文說：「滿有恩慈的神，憑著祂不變的揀選目的，縱然看見人跌倒，仍沒有從屬祂的人完全取回聖靈；祂更不容許他們從恩典及稱義中絆倒；或是「犯了以致於死的罪」；或是抗拒聖靈；若是被聖靈離棄了，他們必定走向永遠的滅亡。

這就是「一次得救、永遠得救」的主要根據。(約十：27-29)

(以上第 3-7 點，就是加爾文神學的五要點。)

加爾文與趙天恩神學思想之比較 <sup>38</sup> (李靖波整理)		
教 義	加 爾 文	趙 天 恩
1.神	神有最高主權	神是主動啓示的神
2.聖經	是無誤的，有最高權威	是信仰的最終權威(提後三：17)
3.預定論	由於人的敗壞，所以預定是必須的	人的敗壞無法自救，神的兒子預備永生
4.基督	神人二性，一個位格兩種本性	相信耶穌是道成肉身的主
5.人和罪	人是敗壞的，人不能自己獲得自由。因罪的緣故，恩典是必須的。	亞當犯罪，死臨到眾人，人與神的生命斷絕，除非與基督聯合，使我們從「亞當裡」進入「基督裡」，才能恢復對神的敬拜、事奉等
6.贖罪	基督代替性的死是為所有人的	基督耶穌是為我們罪人而死
7.救恩	藉信稱義是神一種法律行為，將義歸於信徒。是基於無條件的揀選	悔罪並相信耶穌的代贖者可得赦免，並有聖靈賜給他
8.教會	救恩可在教會以外獲得。有可見的教會和不可見的教會之分	基督的身體，屬靈的群體，以基督為中心的群體，也是宣教的群體 地方性之教會與普世教會當彼此依賴，團結合作
9.洗禮	只為信徒受洗，如有小孩受洗，是表明在恩約中	是順服的表現，是信心的外在宣告，表明自己與主同死同葬同活，並歸入基督的身體(有「浸信會」之思想)
10.聖餐	傳達恩典，參與的信徒藉著信心分享基督	是新的恩典之約，紀念主的死，宣告其拯救之約，並與主及眾聖徒有聯合團契
11.聖靈	上帝的話與上帝的靈一起作工。聖靈的工作與基督的啓示一致。上帝在個人與團體的作為透過聖靈而彰顯	透過耶穌基督認識父神所賜的聖靈，並且相信內住的聖靈
12.主再來	復活後有審判。信徒要在榮耀中復起，被主赦罪，被提升天，與主永遠在一起。	相信末世的大審判與主再來；在等候主再來前，竭力活出見証為主作工

趙牧師非常重視羅馬書六至八章，並要求早期的學生(一九九五年以前之學生)背這

<sup>38</sup> 參趙天恩著，〈我的信仰告白〉《扶我前行》，第 329-343 頁及〈宗教改革的神學〉《慕迪神學手冊》，第 442 頁

三章聖經。他自己曾用希臘文仔細分析此三章的文法結構，並且用「救恩神學」取代了加爾文的「改革宗五大點」。趙牧師主張信徒一但歸入基督，就「因信在基督裡」，享有基督的生命，與基督保持生命的聯繫，同樣的他也「在聖靈裡」，因為聖靈住在他們裡面。趙牧師主張「因信歸入基督與領受聖靈表明的是同一件事，就是人進入一種與基督真實的生命關係。…歸入基督與領受聖靈是信徒與基督和聖靈生命關係的開始，也是其後聖靈在教會，基督的身體各份子內住和管理的基礎。」(參《教會工人培訓手冊》)<sup>39</sup> 趙牧師根據羅馬書十章 14-17 節指出，「信基督是人歸入基督的必經過程，求告主名之先是相信，相信之先是聽奉差遣者的傳福音。聽在信之先，秩序是「(1)傳福音與聖靈。(2)聽福音和信基督。(3)信基督、稱義，與受聖靈。(4)信基督，得兒子的名份，從聖靈生與受聖靈，此乃歸入基督的過程，及接著的後果，即領受聖靈。」<sup>40</sup>這一切的發生，先決之條件是人必須歸入基督，在基督裡與神的生命結合，就會有「重生」及重生後之改變。

小結：由以上的比較中，我們可以發現趙牧師是一位以「改革宗思想」為主要的神學思想者，也是標準的福音派之學者，在他在後期有些思想偏向「亞米念主義(主張信而重生，而非『重生而信』)」，但不減他對傳福音之熱誠。(例：在信心方面，趙牧師是十分的堅信神的一切安排，人必須對神有信心。)顯然趙天恩牧師之主張，與傳統改革宗思想「重生在信之前，與信在稱義之前。」之思想有極大之差異。(他因此未獲得威敏斯德神學院「神學碩士科」之學位)

以救恩論來說：「趙牧師在一九六〇年代後就有偏離加爾文思想之傾向，所以未得到威斯敏德神學院的神學碩士科學位，只是還是喜歡鼓勵弟兄姊妹去讀威斯敏德神學院。」<sup>41</sup>

#### ■在政治主張方面，加爾文的主張是

「在順從屬世國度的政府權威是有條件的，簡單來說：

1. 眾人首先當只順從上帝。
2. 只在順從上帝的前提下服從統治者。
3. 如果統治者的命令違背上帝的命令時，可以置之不理。有如不合作主義者的作為。(但六：22 說明但以理並沒有遵照不能禱告的命令，也引用了「順服上帝，不順從人是應當的。」<sup>42</sup>

趙天恩牧師主張「基督徒對極權國家應有的態度」：<sup>43</sup>這也算是「文化基督化」

<sup>39</sup> 趙天恩著，〈聖靈，復活的基督，與教會的生活〉《教會工人培訓手冊》，第 453-455 頁

<sup>40</sup> 同上，第 455 頁。在本篇文章中，趙牧師自己說：「改革宗的傳統信仰認為『重生在信之前，信在稱義之前。』」(第 458 頁)

<sup>41</sup> 根據周功和老師對他神學思想之了解，所提供的一項結論。

<sup>42</sup> 參林鴻信著，《加爾文神學》(台北：禮記出版社，1999.8 初版)，第 195-196 頁

<sup>43</sup> 趙天恩著，〈從神學角度看極權國家〉《洞燭先機》(台北：中國與福音出版社，1993.12 初版)第 169-170

之思想：「

1. 一個自認擁有對人民無上主權的政府，實際上已超越聖經所賦予政府的權利。  
(根據羅馬書十三章 1-7 節)

(1) 一切的權柄都是上帝所賜的，包括政府的權柄。這是我們宣揚的真理。

(2) 神賜權柄給政府是為了替人民維護正義與和平，罰惡賞善。

(3) 在上有權柄的人，要以神的僕人的身份，為了神的緣故，運用其權柄。

一個否認這些基本教訓的極權政府，乃是與賜這權柄的上帝為敵。事實他們已經把自己看作與上帝平等。並進而將自己偶像化，乃是僭奪了神的榮耀，難免會受神嚴厲的審判。

基督徒所採取的立場是「該撒的物歸給該撒，神的物歸給神」(太廿二：21)

意思是基督徒對政府應盡的義務如：納稅、尊敬在上的掌權者。

但卻不能把不該給政府的東西給政府。

2. 一個要求其人民對它全面服從的極權政府，剝奪了上天賜給人民的自由意志，而這種行為等於把人民非人化。(違背了上帝賜給人民的自由意志)
3. 一個禁止傳福音的極權政府，乃是自行扮演敵擋基督的角色，而與復活基督的「屬靈」仇敵。禁止傳福音乃是撒但背後的屬靈勢力。基督徒必須對抗這屬靈的靈氣。」

小結：

在政治主張方面，因為受西方民主思想之影響，所以認為人人平等，反抗權極政府的不當作法是合理的。而加爾文在君主立憲的時代，說採「不合作主義」，就已經是很先進的思想了。

## 五、 主要著作及其他影響：

### 1. 著作、研究與出版事業：

趙牧師的著作主要是《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1997)，另外《扶我前行》是他三化異象的主要見證及對中國文化的專題討論。(其他著作詳見第 30 頁之趙天恩牧師之著作書目。)

「中國教會研究中心」及「中國福音會」之出版品甚多，在此就不一一介紹。值得一提的是《中華基督教會年鑑》(1914-1936 年)(十四冊)，當時由中華續行委辦會出版，台灣根本找不到，這一套書是趙牧師辛苦的請人影印下來，在台灣由「橄欖基金會」與「中國教會研究中心」聯合出版(1983 年出版)，真是一大工程。

此外，中國教會研究中心由香港遷台，轉為「中國福音會」的研究圖書館，其中的艱辛，很難想像，感謝主，神使用陳韻珊博士(時在中央研究院任研究員)協助進入台灣，如今我們可以享用這麼好的中國教會研究之資源，都當感謝趙牧師所付出的一切。

### 2. 空中神學：

一九八三年「中國教會研究中心」在香港與「環球廣播公司」合作，開始了「空中神學」，每日兩次作卅分鐘的神學廣播，主要是針對中國大陸弟兄姊妹的需要。<sup>44</sup>由許多的讀者來書，可見受歡迎之程度。

### 3. 「神學講座」：<sup>45</sup>

趙牧師在一九七二年認識唐崇榮牧師之後，就多次邀請唐牧師協助在中神之「兼課」，他深感到唐牧師是一位中國近代史上難得的神學家，就花了三個晚上，在一九八〇年代力邀唐牧師來台北開神學講座，目的是使「華文世界」有更深的神學之教導，以應付各種的異端及偏差。唐崇榮牧師之神學講座，每次均吸引大量之大專以上學生之參加，所出版之錄音帶及書籍對中國內地之弟兄姊妹也有極大的幫助。

例：《聖靈與福音》(1987 年之講座)、《啓示與真理》(1988 年之講座)、《自由、民主、人權、法治》(1990 之講座)、《神的形象》(1991 年之講座)等，已辦了十九屆之多。

<sup>44</sup> 趙天恩著，〈三化異象的發展〉《扶我前行》，第 16 頁。

<sup>45</sup> 唐崇榮著，〈我所認識的趙天恩牧師〉《趙天恩牧師紀念文集》，第 40-41 頁

## 4. 「學術研討會」：

趙牧師本身愛讀書，勤於研究，所以寫任何文章都引經據典，自己曾受邀參加學術研討會，自己更在「中國福音會」會長任內，辦多次學術碰討會，邀請各學有專精的學者發表論文。研討會會後並出版「學刊」等，對於學術界極有參考價值。例：「兩岸教牧研討會」(2001.11.5 舉辦)、「西差會來台五十周年」(2002.11.2 舉行)之後出版了《台灣宣教五十年》(學刊)(第二卷第一期)、「中國教會的末世觀」(2002.5.31 舉行)之後出版《中國教會的末世觀》(學刊)(第二卷第二期)等等，如今這研討會仍經常舉行。

## 5. 「基督書院」院長：

趙牧師本身是美國基督教日內瓦大學畢業，對於基督教大學有相當之了解，加上自己是研究中國歷史的人，所以也了解台灣「基督書院」之限制。(只能當作宗教研修學院，不能得到政府的立案同意)

他在一九八九年受邀擔任「基督書院」院長，他有心推動「基督書院」成立神學研究院，並且成為「三化」的異象的實踐者，並計畫成立「基督教中國研究中心」。可惜，這個理想後來遭到極大反對，而未能如願，趙牧師就在一九九二年辭去院長一職，十分可惜。<sup>46</sup>

## 6. 大陸培訓工作：

趙牧師先後進中國內地培訓或是訪問家庭教會之弟兄姊妹，不下百餘次，他也有時也會害怕，但是有一次一位弟兄為他按手禱告，從此他就不害怕了。在一九八〇年代，趙牧師是一位對「中國宗教政策」與「三自愛國運動」的主要批判者。

趙牧師自己教神學、辦神學教育、研究教會歷史，但是當他有機會去認識了廣大中國教會(特別是「家庭教會」)的需要時，他更願意親自去中國內地培訓，且訓練更多的「工人」，前往內地培訓，他在〈大陸培訓再思〉一文中指出：「從聖經的角度看培訓：指出

「

(1)教導的事奉在整個新約教會的工作上是佔很重要的角色：(參太廿八：18-20)

(2)教導是一個正常、健康教會所不可或缺的一環：(參徒二：42)

(3)在大使命中提到教導的內容是「主所吩咐的一切」，耶穌基督生平之教導十分重要，使徒書信也是十分的重要的內容。

(4)聖靈是教導的主要教師：(參約十四：26)

(5)教導是教會領導應具備的條件：監督必須善於教導(參提前三：1-2)

(6)教導那些能教導別人的領袖：(參提後二：2)

<sup>46</sup> 趙天恩著，〈基督書院與福音異象〉等篇，《扶我前行》第 112-138 頁

(7) 教導的範圍很廣，包括教導真道及牧養羊群：(參提多一至五章)<sup>47</sup>  
由此可見趙牧師對培訓之重視。

#### 7.促成「中國家庭教會」(三派四家)的合一運動：<sup>48</sup>

- (1) 重生派又名「全範圍教會」之前的領袖是徐永澤，後來他逃到海外。<sup>49</sup>
- (2) 靈恩派兩家：(a)方城教會，負責人：張榮亮。據說有一千萬信徒。(b)中華福音團契(唐河系統)，負責人是申義平。(據說有三百萬至五百萬信徒)。這派總部移到安徽省。
- (3) 聚會處是部分溫和的呼喊派。(呼喊派與李常受有關)  
(以上簡稱三派四家)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趙天恩牧師協助這些「中國家庭教會」草擬〈中國家庭教會信仰告白〉<sup>50</sup>及〈中國家庭教會對政府、宗教政策及三自的態度〉的兩份文件，包括了「聖經論、三一神論、基督論、救贖論、聖靈論、教會論、末世論等」(署名的有中華福音團契代表申義平、華人歸主教會代表張榮亮、中華蒙福教會代表張獻起，及一位用筆名的中國其他家庭教會代表之一的王君侶，重生派代表)，這兩份重要的文件，促成了家庭教會系統的合一，制定了《信仰告白》，也使全世界都知道，他們是一群真信徒，並向中國政府宣告他們並非異端，也解釋他們不參加「三自教會」之理由。<sup>51</sup>

趙牧師並且向海外人士報告此宣言，這也是趙牧師對中國家庭教會的一大貢獻。<sup>52</sup>

#### 8.曾任「信仰與生活」之總編輯：

趙中輝牧師在一九六四年在台灣設立「改革宗翻譯社」，並由趙天恩牧師代理台灣辦事處主任一年。並且他為「信仰與生活」開了一帳戶，發信給大家，告之即日起開始收費，對於社務大有幫助。<sup>53</sup>

<sup>47</sup> 趙天恩著，〈大陸培訓再思〉《大陸福音事工精華篇》(錄自《中國與福音》雜誌，1986-1997)第 3.1-3.5 頁

<sup>48</sup> 三派是指「重生派、靈恩派兩家、聚會處」此三派四家的高層領袖皆是來自河南省方城一帶的信徒。

<sup>49</sup> 參趙天恩等著，〈從當前的中共宗教政策及法制看徐永澤事件〉《真理異端真偽辨——透視大陸教會異端問題》(台北：中福出版有限公司，2000.4 初版)，第 4-5 頁。

<sup>50</sup> 參趙天恩等著，〈中國家庭教會信仰告白〉《真理異端真偽辨——透視大陸教會異端問題》，第 35-46 頁。

<sup>51</sup> 參趙天恩等著，〈中國家庭教會對政府、宗教政策及三自的態度〉《真理異端真偽辨》，第 47-53 頁

<sup>52</sup> 參趙天恩著，〈舉起禱告的手〉《中國與福音》(25 期)(台北：中國福音會出版，1998.7-8)，第 32-33 頁) 另〈中國家庭教會宣言〉刊載在《中國與福音》(28 期)(台北：中國福音會出版，1999.1-2)，第 2-9 頁

<sup>53</sup> 趙中輝著，《神恩浩大》，第 220 頁，以後趙天恩也多次代理社長或總編，使他對編刊物有更豐富的經驗。

9. 「中國福音會」在各地的分會：

一九七八年趙牧師在香港中神創辦「中國教會研究中心」到後來改名的「中國福音會」(1987 改名)，並且在台灣、美國、韓國、菲律賓、澳洲、加拿大先後成立分會。其中香港、台灣與韓國的分會，從事的工作份量較重，其他的分會尚在起步的階段。(因香港在一九九七年歸回中國，所以在歸回之前，將總會遷到台灣，現任總幹事為李錦綸博士。二〇〇五年八月被選為總會長。)

## 六、 趙牧師之最後遺志：<sup>54</sup>

一年復始，當以什麼作為新年度的開始呢？以「讚美神」開始！

讚美神！因祂配得我們讚美；祂是我們的創造者、救贖主，是我們生命的主宰。

讚美神！因祂為至高；被造的我們讚美祂是理所當然的；因祂期待所造兒女來讚美祂。

讚美神！因祂的救恩臨到我；將祂的獨生愛子耶穌賜給我們，拯救我們脫離罪惡，得與神和好成為祂的兒女，至終引導我們回轉歸向祂。

讚美神！因祂賜下聖靈引導我們每天的生活；豐富我們的生命，更新我們像基督的樣式，陪伴我們使我們不至孤單。讚美神！因祂賜下日用飲食，保守我們得以享受祂豐盛恩典，不虞匱乏還可以與人分享。

讚美神！因祂在患難中堅固我們的心，使我們能承受得住；還為我們開一條出路，藉著家人、朋友、醫療的幫助，彰顯祂的恩典。

讚美神！因祂賜給我一個屬神的大家庭，甘願順從主旨的愛妻。

—(這是趙牧師之最後禱文)

1.在 2003 年 8 月，一向身體硬朗的趙牧師在不自覺的情況下發現得了淋巴癌，經過一段時間的化療，情況好轉，因此在當年 11 月出席了中國福音會會在北美費城、溫哥華二地舉辦的研討會，返家後發現癌細胞轉移，立即暫停化療、進行放療(放射線治療)。他將自己交在上帝手中，求主的旨意成就在他身上，也請大家為他及中國福音會全體禱告，求主恩手繼續領他們前進！

2.在回顧 2003 年時，中國福音會整體的經濟情況都不太好，各地同工的薪資都在打折，可是大家同心合意共體時艱，經歷了意想不到的祝福。很多同工親自經歷了主愛，趙牧師知道同工們一直用詩篇 118 篇為他禱告，同時也在神的話語中得著堅固。他也不斷的為同工們感謝。

3.在中國大陸進行多元化、多層次的系統培訓是中國福音會的事奉核心，2003 年神為中國福音會開了寬闊平安的培訓道路，其中有幾點值得大聲讚美主的，

- (1) 神為福音會開了城鄉結合事奉的模式；過去多年來陪伴 T 市的家庭教會成長，系統培訓他們的青年人，鼓勵他們結合社區服務與宣教，認養農村教會，有了不錯的成果。
- (2) 福音會在城市家庭教會中配搭事奉；在 J 市中看到「阿姨」教會的增長，像

<sup>54</sup> 趙天恩著，〈會長的話〉《中國與福音》(第 31 期)(台北：中國福音會台灣總會，2004.1 出版)，第 1-2 頁

以斯帖一樣影響了他們的權貴的主人。

- (3) 中國福音會要求內地大學本科畢業生培訓班的學員跟著他們的同工「上山下鄉」實習；今年他們尤其甘心樂意、態度謙和，開始領略初熟之果的喜樂。
- (4) 2003年二位老同工學成歸隊加上一位新兵投入，使福音會的宣教隊伍日漸茁壯；2004年還將有一對夫妻加入。感謝讚美主！這些大衛勇士的事奉比趙牧師本人更有果效！他非常的感恩。

4. 在台灣開研討會分享中國事工的心得、提出中國教會的需要及觀察中國宣教的處境，一直是中國福音會事奉的第二個重點。2003年福音會在台舉行三次研討會，又在美、加各舉辦二次研討會，這在《中國與福音月訊》已有相關報導。這些研究成果都會發表於《中國與福音學刊》，如去年出版的《教會轉型與發展》、《台灣宣教五十年》，趙牧師歡迎大家訂閱。另值得一提的是，福音會的研究水平逐漸被台灣學界認同，總幹事及研究中心副主任都在去年分別受邀於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及東海大學宗教研究所擔任評論員。研究工作向來孤單，也不如領人信主、培訓教會領袖一樣令人興奮，可是研究能使同工們事奉精確並傳承經驗、避免錯誤，也能走進學術界、教育界，它的影響層面是極具策略性的。

另外趙牧師也向大家介紹福音會出版的新書《遲延的盼望》，盼許多中國知識分子樂於思考「基督教信仰如何有利於中國」的問題。

5. 過去趙牧師一直在中國大陸及全球各地奔波，他自己的博士論文中文版《中國教會本色化運動,1919-1927》（本色化是不是死胡同？這是每一個中國基督徒的關懷）延宕經年，另外他主持的神學教科書計劃《中國教會史簡本》（從救恩神學及宣教學的眼光，看基督教在華發展史）、《民國初期的中國教會史,1911-1949》（評析基督教在華的第一個黃金時期）一直沒時間專心處理，他希望早日可以完成！
6. 2004年起趙牧師因病不能親自參與福音會各項事工，但總會同工與各分會同工仍將持守上帝給中國福音會的異象——中國福音化、文化基督化、教會國度化，藉著研究、培訓、差傳和出版而實踐。趙牧師是「中共宗教政策研究」的先鋒，也是批判中共極權主義者的「先行者」，還有待各位支持福音會的同工邁向前程。
7. 生命在神手中，趙牧師說預備好了隨時可以見主面，但是神給中國福音會的託付尚未完成，懇請大家代禱，更盼望大家支持鼓勵中國福音會同工，直到福音在中華大地暢通！  
(以上是最後一次寫「會長的話」之摘錄)

## 七、 結論：趙牧師在中國福音三化的推動上，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1. 中國福音化：包括了「高等神學教育」進而以宣教為主的「神學訓練」，以及在各地的培訓工作，並本色化的「野地神學院」。
2. 教會國度化；超越宗派之堅持，推動中國之聯合神學院，以及推動「中國家庭教會」合一運動及共同信仰宣言，使中國教會邁向基督之國度，而非僅是限於「教派」之教會的單一路線。
3. 文化基督化：趙牧師是推「中國宗教政策研究」之推手，也是「批判極權政權」的先驅，為使基督成為中國人的基督，他是竭盡心力，去完成上帝的託付與使命。

趙天恩牧師生於中國，在日本及美國成長，如同摩西在埃及學會各樣的學問。他的一生只有短短的六十五年，在戰亂中成長，在信心的考驗下，經驗了種種的困難。他的心一直的向上帝敞開，對中國同胞有深厚的福音負擔，只要有機會他不放棄任一可以服事主的機會，他看重的不是自己的前途與聲望，乃是做一位使「中國福音化、教會國度化、中國文化基督化」三化的實踐者。

在每一天繁忙的事奉中，仍保持一赤子之心，為神國再盡一份心，再作一點一點研究，再關心一位可以栽培的人才。

今天，他所栽培關心的「神學種子」，已陸續發芽成長，真的，有一天，我們也會與他一同看到「全中國同胞歸主」，進而接福音最後一棒，向回教進軍，把福音傳遍全世界，迎主再來。(完)

## 八、參考書目：

### 趙天恩著作及紀念集

1. 趙天恩，《中共對基督教的政策》，(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1986.10 出版)
2. 趙天恩，《洞燭先機—中共宗教政策及三自會論評》(台北：中國福音會出版部，1993.12 初版)
3. 趙天恩，《靈火淬煉—中國大陸教會復興的秘訣》(台北：中國福音會出版部，1993.12 初版)
4. 趙天恩、李錦綸等，《三自神學論評》，(台北：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2003.5 初版)
5. 趙天恩，《扶我前行—中國福音化異象》(台北：中國福音會出版部，1993.12 初版)
6. 趙天恩、莊婉芳合著，《當代中國督教發展史(1949-1997)》(台北：中福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社，1986.10 初版)
7. 中國福音會製作，《趙天恩牧師紀念文集(1938-2004)》(台北：中國福音會出版部，2004.2)
8. 趙天恩等，陳韻珊編，《真理、異端真偽辨——透視大陸教會異端問題》(台北：中福出版社，2000.4)

### 其他參考書目

1. 趙中輝，《神恩浩大—我和我一家的見証》，(台北：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1983.2 出版)
2. 加爾文·約翰，《基督教要義(上)(中)(下)》(香港：輔僑出版社，1957.5 初版)
3. 林鴻信，《加爾文神學》(台北：禮記出版社，1999.8 初版)
4. 中文神學教育促進會編輯委員會編，《中文神學教育研討會報告書》(香港：証道出版社，1973.3 版)
5. 殷保羅(Paul P.Enns)《慕迪神學手冊》，姚錦燊譯，(香港：福音証主協會，2003.3 五版)
6. 韋恩·郝思，華神出版社譯，《基督教神學與教義圖表》(台北：華神出版社，2003.1 初版四刷)
7. 趙中輝編，《最新實用神學名詞辭典》(台北：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1983.11 初版)
8. 趙中輝譯，《韋斯敏德要理問答》(台北：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1982.5 增訂版)
9. 加爾文，趙中輝譯，《基督徒生活手冊》(台北：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1985.1 初版)
10. L.Berkhof，《基督教神學概論》，趙中輝、宋華忠合譯，(台北：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1974.5 初版)
11. 查時傑，《中國基督教人物小傳(上卷)》(台北：華神出版社，1983)

12. 趙天恩編，《教會工人培訓手冊》(出版社及出版時間不詳)

期刊

- 1. 《中國與福音》(月訊)，(第 1-32 期)(台北：中國福音會出版，2000.9-2004.2-3)
- 2. 《信仰與生活》(季刊)，(1984.1-3)(台北：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

趙天恩牧師英文編著及論文

- 1. Wise as Serpents,Harmless as Doves—*Christian's in China Tell Their Story* (CMI,1983)
- 2. *China Mission Handbook*(CMI,1989)
- 3. Jonathan Chao,*The Chinese Indigenous Church Movement:Protestant Response to the Anti-religious and Anti-Christian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1919-1927*, 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86)

九、附圖(三化異象的落實)

